



主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总第1期 2017年秋季号

主编 张生

史地

梁启超題



主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总第1期 2017年秋季号

史

主编 张生
执行主编 成祖明

编委会

安东篱(Antonia Finnane)
包弼德(Peter K. Bol)
陈谦平 陈晓律 洪邮生
侯建新 蒋赞初 刘迎胜
茅家琦 彭小瑜 孙江
杨冬权 张生 朱锋

地

梁啓超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地. 第 1 辑 / 张生主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305 - 19530 - 3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876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史地 第 1 辑
主 编 张 生
责任编辑 王 静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 - 8359522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9530 - 3
定 价 48.00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弁言

张生

阮文达公云：“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百年之前，华夏沦丧，屈辱频仍，朝野时彦，乃以坚船利炮尚不足，而专美西洋制度文章，暴蔑孔孟以来诸儒阐明讲说之理，以谓不足存。当是之时，南雍诸子深为叹息，以为削足适履，偏废一端。柳先生诒徵尤以为此非孔孟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也。为“共阐前古之积绪，而期今后之精进”，乃率南雍诸子，成立史地研究会，创办《史学与地学》《史地学报》《国风》杂志，昌言国故新知，抵排适莫之见，为一时风气所钟。今百年倏忽已逝，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诸后学出版《史地》，踵步前贤，劝诱来学，兹述弁语，以揭宗旨立意焉。

呜呼，人类文明，以史为经，以地为纬。史地之为学也，中西先贤经世之大法，所以通天道、明治术、而立民极者也。《禹贡》九州，《洪范》八政，践土食毛，莫非吾中华之地也。史迁所记，通鉴所述，石室金匮之书、郡县乡里之志、宗亲氏族之谱，莫非吾中华之史也。中华史地之学，与希腊罗马诸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宏谋大训，颇多共通之处，参以近世西儒之宏纲巨领、良法美意，吾国巨子步天治地、经国临民，岂不尽知矣？！

何谓通天道。因民俗而知天，原天道以定礼。吾国史学，起于礼官。周官五史，由司天而治人。故伦常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礼官司天料民以赞治，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西洋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追溯其事者不同，各有精擅。国史官书，通天道、述人伦，鉴往而知来，为经邦之渊薮，亦立身之宪纲。吾国贤哲，上畏天命，下畏民彝，惟虑言动之有愆，致贻国族以大患。生以史书考行止得失，死畏汗青记千秋之功过，以历史为宗教，故能相勉从善、屈己从人，此皆先民之遗泽也。而西洋革命以降，昌言之德先生与赛先生，正与孟子之“民贵君轻”、汉人之民主举察、阳明之守仁爱民明投暗合。吾人美吾之美，美人之美，不激不随，融汇中西，因行事而明天理，即天理而察人事。斯吾辈之宗旨一也。

何谓明治术。古之人未尝离事而言经，亦未尝背经而行事。汉人治经，以《易传》通阴阳人事，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水，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当谏书。史地之为学，所重者在义理也。徒鹜事迹，或专涉订正，皆未得史地学之究竟，诚非杜君卿所谓“有用之学”也，亦非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打通形与质、穷究逻各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至意。若蔽于订伪摭琐、穿穴比附，徒以勾稽史料、矜奇炫博为能事，恐乃小成之学，非中西君子大成之义也。道术相济，格物致知，学以致用。斯吾辈之宗旨二也。

何谓立民极。《周官》云：“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者，中正之谓也，道之所在也。故中西君子，学以为己，教以为人。柏拉图云：“人心可分为二，一部较善，

一部较恶。善多而能制止恶，斯即足以云自主，而为所誉美；设受不良之教育，或经恶人之熏染，致恶这一部较大，而善这一部日益侵削，斯为己之奴隶，而众皆唾弃其人矣。”前贤布其乃心，讲和谐、说爱人，作宪章、为法度，明德新民，以德德人，以立其极。德义立，善恶辨，则民极立矣。由是知讲史地之学，重在能知德义之府、生民之本，不徒以诵述其事、研阅其文为尚也。匡一代之浇漓，传共同之价值，返诸淳正，以有裨益于学术治道。斯吾辈之宗旨三也。

古人非执道德以驭史，而在治史以明心见性，以蓄道德，以致良知，以养性格，以重理性，以明天命，以知规律。以前哲之经验，启后学之秉懿，涵养“敬”“慎”之心，然后知人不能转史，而史足以化人。孔子作春秋，荷马书史诗，前人治史，不能禁世之无乱也，而能读诸贤之书者，必思德义所在，拨乱而反之于正。此数千年来，寰球生民所以服膺名教，兢兢然以致力于人伦日用者也。小子等心向往之也欤！

序

柳诒徵

庄生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局于方寸，年域于大齐。恶有所谓小大。小大之辨，学其枢也。居今日而穷皇古，则年大；坐一室而烛全球，则知大。哲理政术，胥从此出。广宇长宙，万物皆备。吾尝谓人类心量，当以所得于历史地理之知识为差。大人者致此知者也，小人者靡所知者也。举一国之人，踞蹐于数十年之饮食作息之事，钓游贾宦之所，而外此则充耳不闻，掩目不睹，岂惟其国必殆，其种族决无幸存之理。吾国学者，自舜禹孔老迁固郑许，以迨近世顾钱胡曾之流，殆无不喻乎此。虽其知识有差等，其正鹄大人之一也。清季迄今，校有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宜蒸蒸进矣。顾师不善教，弟不悦学。尽教科讲义为封畛。计年毕之，他匪所及。于是历史地理之知识，几乎由小而降于零。国有珍闻，家有瑰宝，叩之学者，举之不知。而惟震眩于殊方绝国钜人硕学之浩博。即沾溉于殊方绝国者，亦不外教科讲义之常识，甚且掇拾末稗贩糟粕，并教科讲义之常识而不全，而吾国遂以无学闻于世。呜呼！今世人之所知者，已至于有史以前之史，大地以外之地。而吾所知如此，匪惟不能争衡于并世，且举先民之已知者，而失坠之。而犹侈然自居于学者，其可耻孰甚！吾尝以此晓诸生，诸生亦耻之。世有大年大知，闵吾之知浅而年稚也，诱而进之，积小以大，则吾全国人之幸，岂惟诸生之幸哉！

目 录

弁言	张生 / 1
序	柳诒徵 / 1

一、专题研究

从琉球与朝鲜外交咨文看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	杨冬权 / 1
《元史·纳麟传》研究	刘迎胜 / 29
崇海来信——耶稣会档案中的晚清中国地方史	安东篱 / 39
梁进德翻译活动探究	谭树林 / 54
《武备志·郑和航海图》南京至吴淞口段研究	陈刚 / 70
陈汉章与柳诒徵	
——民国时期南雍史学双峰	武黎嵩 / 90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Karasuk Metallurgy to the Northern Zone of China	
.....	Zhang Liangren / 100

二、名家讲坛

文明重构:欧洲文明与古典文明	侯建新 / 125
----------------	-----------

三、读史札记

通往远古的东方上帝	顾涛 / 138
-----------	----------

四、仙林论道

- 哈佛耶鲁访问学者谈：人文学术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迷思：焦虑与对策 张俊 / 145
漫谈人文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个理工科学人的思考 李颖洁 / 151
静心读书 静心思考 杨汨 / 155

五、史学新苗

- 小家庭制度与秦的兴亡 张炼 陈玮嘉 李岳逢群 / 158

六、文苑

- 行走在斯坦福 张生 / 175
大臣的诗二首 曹大臣 / 177

一、专题研究

从琉球与朝鲜外交咨文看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

杨冬权

摘要 清代琉球的外交档案汇编《历代宝案》和朝鲜王朝的《实录》收录了两国的一些外交咨文。从这些外交咨文中,可以看出明代琉球与朝鲜,两国与中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的关系,以及明代中国、日本在琉球与朝鲜关系中的作用等。它们可以打开人们对明代东北亚各国间关系的新视界,为人们带来对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新认识,并对构建当今东北亚地区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历史借鉴和有益启示,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历代宝案》 《李朝实录》 外交咨文 东北亚 国际关系

在明代,琉球与朝鲜是海上邻国,同时又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因而有过一些外交互动,并留下一些外交咨文。这些外交咨文,至今仍有一些被收录或节录在清代琉球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历代宝案》和朝鲜王朝的《实录》中。从这些外交咨文中,可看出明代琉球与朝鲜的关系,明代中国、琉球、朝鲜、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的关系,明代中国和日本在琉球与朝鲜关系中的作用等。它们可以打开人们对明代东北亚各国间关系的新视界,带来对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新认识,并对构建当今东北亚地区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历史借鉴和有益启示。因此,这些历经时间淘汰而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犹如凤毛麟角的历史档案,在今天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值得人们好好研究。本文即根据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编、冲绳县教育委员会新刊《历代宝案》校订本(1991年,以下简称《宝案》)和韩国国史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1970年,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对明代的琉球与朝鲜外交咨文加以钩沉辑考,并据以探讨明代东北亚的国际关系。

一、明代琉球与朝鲜外交咨文钩沉辑考

1. 洪武三十年琉球国中山王察度致朝鲜国王咨。

“两仪合德,四时分序;群邦安乐,万物得所。恭惟朝鲜国王殿下,政致升平,德业隆盛,仍且不泄迩,不忘远,方推德泽,宠惠邻邦,敢不忻忭! 窃念愚蒙,僻居海邦,特修菲仪,遣人

驰献。只缘阻隔沧波,未由亲诣奉会,但知仰德祝龄而已,伏望仁慈鉴纳。”(《李朝实录》第1册,第109页)

此咨《宝案》未收录,仅《李朝实录》有节录。其太祖三年八月乙酉条载:“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使致书,献方物,发还被掳及遭风人9名。书曰……”接着便节录了以上咨文。这是目前所见琉球、朝鲜史籍中收录的琉朝外交咨文中时间最早的一件。此前,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至九月,察度曾派使者吾良哈人等到朝鲜“参朝”“献方物”(同上,第29页);同年十二月,察度又“奉书,遣通事李善等进贡礼物,并送还被掳男女8口”(同上,第39页);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丙午,“察度遣使奉笺,献礼物,发还被掳男女12名”(同上,第70页)。甚至更早的在朝鲜李氏王朝之前的“恭让王三年(按:即明洪武二十四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其臣玉之,奉表称臣,归我被掳人金允厚等37人”(同上,第19册第58页)。可惜这几次琉球带去朝鲜的外交咨文,两国史籍中皆无遗存。另外,以上各次琉球使臣回国时,朝鲜国王照例也应回复咨文,而这些回复咨文,琉、朝史籍中也一并失收。这件咨文未提及使臣姓名,据《李朝实录》记载,该使臣于当月即回国。

2. 永乐七年琉球国中山王思绍致朝鲜国咨

“一酬谢事。照得洪武年间,累蒙贵国遣使到国,及惠珍贶,得通盟耗,与同休戚。不幸后因先祖王察度及先父武宁相继薨逝,以致各寨不和,连年征战不息,一向疏旷,未得伸谢,深负惶愧。今深荷大明皇帝柔怀远人,宠封王爵,掌管地方。除钦遵朝贡外,窃念邻国义交一节,亦合遣使往来,相通音耗,是为四海一家,庶为允当。为此,专遣正使阿乃佳结制等,坐驾本国海船,装载礼物,前诣国王殿下奉献,少伸酬谢之诚,幸希叱纳。所据今去船人附搭物货,仍乞容令买卖,早为打发回国便益。今将奉献礼物数目开坐前去,合咨知会。礼物:胡椒100斤,象牙2枚,白礮500斤,苏木1000斤。”

一递送事。据妇女吴加告称:原系罗州等处人民,于往年前间,因被倭寇掳掠,流离本国,告乞回乡,为民住坐。参照所告,系干远人,理合就行。得此,今发妇女吴加等就船前去。今发去妇女3名,吴加、三德,就带小女位加。”(同上,第1册第509页)

此咨《宝案》也未收录,仅《李朝实录》有所节录。其太宗九年九月庚寅条载:“琉球国中山王思绍遣使来聘。咨曰……”接着便节录了如上咨文。据咨可知,这次琉球派往朝鲜的使臣叫阿乃佳结制,他除带去咨文和给国王的礼物外,还附搭有一批货物到朝鲜进行贸易。从所载礼物清单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当时琉球国王赠送给朝鲜国王的礼品名称及数量。另外,同前几次的使臣一样,这次琉球使船也带回了一批被倭寇掳到琉球的朝鲜人口。

3. 永乐八年琉球国中山王思绍致朝鲜国王咨

“窃念邻国义合,遣使往来,是为四海一家,庶为允当。为此专遣模都结制等,坐驾海船,装载礼物,前诣国王殿下奉献,少伸微诚。所据今去人船附搭物货,仍乞容令卖买,早为打发回国。”(同上,第567页)

此咨仅被节录于《李朝实录》中。其太宗十年十月壬子条载:“琉球国中山王思绍遣模都结制来朝,且送被掳人14名。咨曰……”接着便节录了来咨。原咨中关于送还被掳人口的内容未见节录。模都结制完成使命后,于同年十一月回国。

之后,朝鲜国王曾于永乐十三年派遣前护军李艺赴琉球,领回此前被倭寇掳去转卖到琉球的朝鲜人44人;永乐十六年琉球国遣使赴朝,中途遭风,漂失咨文礼物,并溺死70余

人。可惜琉、朝史籍中皆未收录其咨文。又，宣德四年朝鲜礼曹曾致书琉球国王府执礼官，送回漂流到朝鲜的琉球人包蒙古罗等14人；宣德五年，琉球国长史梁回曾致书朝鲜国王府执礼官，对之表示回谢，皆因其非国王咨文，故此不录。

4. 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为礼义事”致朝鲜国王咨。

“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为礼义事：切思本邦于洪武至永乐年间，自祖王及先父王遣使捧礼驰献，又承贵国累蒙遣使到国及惠珍贶。厥后为无能谙海道之人，以致疏旷多年。”

切念邻国交通，亦尚往来之义；行人传命，用坚和好之盟。今遣正使夏礼久等，顺搭便道日本国对马州客商来船一只，赍捧菲仪，前诣国王殿下奉献，少伸微诚。幸希叱纳。所有今差去人员附搭物货，仍乞宽容贸易，早为打发回国便益。今将奉献礼物数目开坐于后。合咨知会，须至咨者。

今开：苏木2000斤，白礬100斤。

正使：夏礼久；副使：宜普结制。

右咨朝鲜国。

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宝案》第2册，第544—545页）

这件咨文，除《宝案》全文收录外，《李朝实录》也节录了主要内容，其节录部分有个别文字与《宝案》有所出入。据朝方记载，持咨人夏礼久等人是搭载日本人六郎次郎的商船来到朝鲜的，他们于当年十一月庚午日向朝鲜国王贺冬至并奉咨文礼物。朝鲜国王收到咨文后，于当年十二月复咨琉球。

这件咨文是《宝案》中收录的琉球与朝鲜间往来的时间最早外交档案，是琉方史料中关于琉球与朝鲜关系最为珍贵的史料。因为：第一，它追溯了明代以来琉球与朝鲜互相交流的情况，使人们明了了明洪武至永乐年间两国互派使臣直接进行交流的事实，以及后来又因缺少航海人员而中断这种直接交流的情况；第二，它告诉我们，在宣德六年，日本国对马州曾有商船到过琉球，与琉球开展过贸易；第三，在宣德六年，琉球又曾通过来本国贸易的日本对马州商船去朝鲜的机会，装载货物去朝鲜贸易，并带给朝鲜礼物和外交咨文；第四，在宣德年间，日本对马地区的商船曾航行于日本、琉球、朝鲜之间。这件咨文表明，在明初，东北亚地区日、琉、朝三国之间都有一些外交互动，这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当时琉球外交领域的认识、对朝鲜外交领域的认识、对琉球与朝鲜关系史的认识，乃至对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史的认识，为人们今天研究十五世纪包括琉球和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5. 宣德六年十二月朝鲜国王李祹复琉球国王咨。

“朝鲜国王李祹奉复琉球国王殿下：我国与贵邦，世敦信睦，缘海道辽夐，以致多年疏旷。今王思维先君之好，专使来聘，仍惠礼贶，更示以交通往来之意，寡人深用喜谢，庶坚此心，以永终誉，岂不美哉！不腆土宜，聊表微诚，切希领纳。

冬寒，冀顺时保重。不宣。

宣德六年十二月 日。

朝鲜国王李祹。

别幅：黑细麻布15匹，白细苧布15匹，满花席15张，虎皮5领，人参100斤，松子200斤。”（同上，第506页）

《宝案》全文收录了这件咨文,《李朝实录》“世宗十三年十二月丁酉”条也节录了此咨文,仅个别文字与之有异。

这件咨文,是对上件琉球咨文的回复。它回顾了朝鲜与琉球之间此前“世敦信睦”的友好历史,并对近年因海道阻隔而“多年疏旷”的两国关系表示遗憾,对琉球派来专使、带来礼物、重续两国旧好而表示欣喜和感谢。咨文另附送给琉球的礼品清单。从清单看,朝鲜送给琉球的礼品要比琉球送给朝鲜的礼品丰富和贵重得多。这表明,当时朝鲜的国力要比琉球强得多。

这件咨文,由夏礼久带回琉球,一直保存到清代,因而才得以抄录于《宝案》中。

此后,正统二年,朝鲜曾派金元珍到琉球,领回漂流民龙德等6人。但未见有咨文留存下来。又,《李朝实录》中还载有景泰年间琉球使者道安带到朝鲜的琉球国王咨文及带回琉球的朝鲜国王咨文。但当时朝鲜官员即怀疑道安是“假托受书而来者”(《李朝实录》第6册,第572页)。另从咨文内容分析,笔者也认定其并非真正的琉球国王咨文。类似的“咨文”,《李朝实录》中还收录了不少。本文对所有此类“伪咨文”一律不录。

6. 天顺五年琉球国中山王尚泰久致朝鲜国咨。

“恭惟贤王稟聪明之资,怀温厚之德,践祚以来,国富民安,信讲礼,敦交邻,奚意高明。重烦英念,惠以方物,受之有愧,却则不恭,怀报匪意,晨昏铭刻。兹者薄献礼仪,聊酬万一。亦有漂流人孔佳等送回贵国,谨启以闻。”

别幅:丹木943斤,镴铁898斤12两,象牙2,犀角2,香木13斤6两,胡椒105斤8两。”(《李朝实录》第7册,第466页)

《李朝实录》节录了该咨文,但《宝案》没有收录。不过《宝案》所收的天顺五年七月七日朝鲜国王李琢复琉球国王咨中,提到了这件咨文,称它是琉球国王“远遣信使”送来的,来使不但奉送了“厚贶”,随咨还“刷还漂去人口”。据《李朝实录》记载,这件咨文是由僧德源带来的。德源于天顺五年五月三十日到朝鲜献土物及咨文。

7. 天顺五年七月七日朝鲜国王李琢复琉球国王咨。

“朝鲜国王李琢奉复琉球国王殿下:承书知起居佳胜,仍奉厚贶,欣感交并。敝邦与贵国,虽壤地相属,雅有邻并之义。王乃远遣信使,用致殷勤,又刷还漂去人口,俾免流离,得室家相保。非王之贤,慎重交邻,未能如是也。”

去戊寅年,吉罗沙也文还时,不腆绵袖210匹、绵布1031匹付送,用答厚意。今将敝产,谨付回价,少布谢惊,领纳为幸。海波辽阔,致耗良艰。余冀顺序自啬。

天顺五年七月初七日。”(《宝案》第2册,第507页)

这件咨文,《宝案》收录,但《李朝实录》未载,故可补朝鲜史料之缺。咨文中提到戊寅年即天顺二年,琉球曾派使者吉罗沙也文来到朝鲜,回国时,朝鲜曾向琉球赠送了多达1200多匹棉织品的厚礼。此事在《李朝实录》中有所记载,但使者名多处皆为“吾罗沙也文”。他于天顺二年二月到达朝鲜,带有礼品和3名以上的漂流人。朝鲜对他们这行人的公、私答赐竟达两万多匹布,以致一时“回赐布货不足”。

这件咨文对琉球国王来咨赠礼表示了感谢,特别对琉球送还本国漂流人口表示了称赞,认为这是琉球“慎重交邻”的表现。咨文中“海波辽阔,致耗良艰”,即海路艰险辽远,两国致好通谊格外不易一句话,道尽了琉、朝两国关系的艰难程度。这件咨文应是由僧德源

带回琉球的。

8. 天顺五年琉球国中山王尚泰久致朝鲜国咨。

“分茅胙土，各镇一方；继志述事，俱传万载。交邻结好之典，而古今皆然。切照本国，希少《藏经》。曩者遣人求请，感蒙见赐，到国开讽，降大吉祥之瑞。由是仍建天界禅寺，谓无经典，敬遣正使普须古、副使蔡璟等，谨赍咨文礼物，诣前求请似前《大藏》尊经全部到国，永镇邦家，实为万幸。”

一节漂流人口事：照得贵国递年漂流人口，络绎遣搭倭船送回，未知到彼虚的。今年复有贵国姜回等8名，漂在他郡，为此差人前往赎回，依例存恤外，即遣人船护送回国。理合移咨照会，乞赐怜悯来使，早趁风迅回还便益。

今开礼物：锡2000斤，苏木2000斤，檀香100斤，丁香100斤，木香100斤，象牙4条，犀角6个，天竺酒1埕，胡椒200斤。”（《李朝实录》第7册，第500页）

此咨《宝案》未收，《李朝实录》世祖七年（明天顺五年）十二月戊辰条载：“琉球国中山王遣普须古、蔡璟等来献方物，领回本国漂流人口。其咨曰……”接着便节录了以上咨文。持咨人普须古等人在朝鲜受到国王的隆重接待，多次受到赏赐和接见、宴请，次年一月回国。此次琉球国送给朝鲜的礼物也较上次为重，咨文除送还8名漂流人口外，还特意申请朝鲜赠送一部《大藏经》，以藏于本国新建的天界禅寺中。另外，咨文还告知了此前多次经日本商船送还朝鲜漂流人口之事，并问朝鲜是否收到。

9. 天顺六年朝鲜国王李埈致琉球国王咨。

“海路遐阻，远劳问遣，礼义勤备，喜慰良多。本国漂流人口，蒙王赎命送还，妻孥得完，尤感厚意。前此屡因日本海商发回人口，当时仍付来人略致谢意，未审达否。今所索《大藏经》一部，暨不腆土物，就授来使，照领万幸。鹦鹉、孔雀因后日来使送至副使，益见王敦信交邻之意。余冀各享天禄，永坚邻好。不宣。”

别幅：《大藏经》1部……（细目略）及法帖各2部，红细苧布10匹，白细苧布、黑细麻布各40匹，白细绵绡30匹，参150斤，虎、豹、熊皮各10张，满花席、彩花席、满花方席各15张，豹皮座子2事，鞍子2面，厚纸10卷，油纸席30张，屏风1坐，石灯盏4事，筷子2对，白折扇200把，毛鞭6事，松子600斤，烧酒30瓶，清蜜30斗。”（同上，第507页）

这件咨文，是由普须古等人带回琉球的。不知何故，《宝案》未见收录。《李朝实录》世祖八年一月辛亥条载：“琉球国使臣普须古等辞还……答琉球国王书曰……”接着便节录了以上内容。咨文确认了琉球此前多次通过日本商船送来朝鲜漂流（或被掳）人口的事实，并告知对方：本国每次都托来人向贵国转交了礼物以表谢意。

从咨文所附礼品清单看，这次朝鲜国王送给琉球国王的礼物前所未有的珍贵。不但各种物质产品数量较大，而且又有《大藏经》等宗教典籍。这表明琉球和朝鲜从天顺年间开始，除了进行物质的交流以外，也进行了文化的交流。《大藏经》等佛教典籍原是从中国传入朝鲜的，现在又由朝鲜以这种国王礼品的形式传入琉球。这是中国的佛教典籍经朝鲜而又传到琉球的一个例证。它划出了佛教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传播轨迹：中国——朝鲜——琉球。

10. 成化三年琉球国中山王尚德致朝鲜国咨。

《宝案》和《李朝实录》均未收录这件咨文，但《宝案》却收录有成化三年八月十九日朝鲜

国王针对这件琉球咨文而给琉球的复咨，复咨中说到最近“远辱书问”，“贶鹦鹉、孔雀”，“兼寄书籍、酒等物”。可见在成化三年八月十九日之前，朝鲜曾收到琉球的一件咨文，咨文对朝鲜国王表示了问候，向朝鲜赠送了包括鹦鹉、孔雀、书籍、酒在内的不少礼物。咨文的形成时间应该在成化三年八月之前。按惯例，这件咨文也应是琉球国中山王尚德致朝鲜国王李琢的。据《李朝实录》记载，世祖十三年即明成化三年七月丙子，“琉球国王遣僧同照、东浑等，来献鹦鹉、大鸡（按：当即指孔雀）、胡椒、犀角、书籍、沈香、天竺酒等物”。则这件咨文有可能是由僧同照等人于成化三年七月带到朝鲜的。

11. 成化三年八月十九日朝鲜国王李琢复琉球国王咨。

“朝鲜国王李琢奉复琉球国王殿下：缅惟贵邦自来世修聘问，逮寡人继绪，特遣信使，以讲旧好。第因海路复阻，久旷酬谢。今又远辱书问，益敦信义，感愧交并。所贶鹦鹉、孔雀，顷因来价偶语知之，廼求异域送至。兼寄书籍、酒等物，益感厚意。

不腆土宜，具在别幅，领纳。余冀自王永好。

成化三年八月十九日。

朝鲜国王李。

别幅：绵布 10 000 匹，绵绡 2 000 匹，红细苧布 10 匹，白细苧布 40 匹，黑细麻布 40 匹，白细绵绡 30 匹，人参 150 斤，虎皮 10 张，豹皮 10 张，满花席 15 张，满花方席 15 张，鞍子 2 面，豹皮心獭皮边鹿皮里座子 2 事，厚纸 10 卷，册纸 100 卷，油纸 15 张，屏风 1 座，簇子 2 对，石灯盏 4 事，油烟墨 100 丁，紫石砚 10 面，朱红匣锡砚滴 10 具，黄毛有心笔 100 枝，黄毛无心笔 100 枝，白折扇 200 把，青玉短珠 1 串，刀子 4 把，毛鞭 10 把，松子 600 斤，烧酒 30 瓶，清蜜 30 斗，蜡烛 100 枝，《法华经》2 部，《大悲心经》2 部，《永嘉集》2 部，《成道记》2 部，《四教仪》2 部，《圆觉经》2 部，《翻译名义》2 部，《楞伽经疏》2 部，《阿弥陀经疏》2 部，《维摩经宗要》2 部，《观无量寿经义记》2 部，《道德经》2 部，《金刚经五家解》2 部，《楞严义海》2 部，《法数》2 部，《涵虚堂圆觉经》2 部，《金刚经治父宗镜》2 部，《楞严会解》2 部，《高峰和尚禅要》2 部，《真实珠集》2 部，《楞伽经》2 部，《碧岩录》2 部，《水陆文》2 部，《维摩诘经》2 部，《法镜论》2 部，《真草千字文》2 部，《证道歌》2 部，《心经》2 部，《紫芝歌》2 部，《八景诗》2 部，《浣花流水诗》2 部，《东西铭》2 部，《赤壁赋》2 部，赵学士《兰亭记》2 部，王羲之《兰亭记》2 部。”（《宝案》第 2 册，第 509—511 页）

《宝案》全文收录此咨。《李朝实录》虽未收录这件咨文，但在世祖十三年，即明成化三年八月十七日庚戌条记载了“赠琉球国王”礼品清单，除“绵布 10 000 匹，绵绡 2 000 匹”外，其余基本同于本咨文所列礼品清单。又，同书八月己亥条载，朝鲜官员梁诚之上书说：“臣闻今以木绵 10 000 匹、绵绡 5 000 匹送琉球国，臣窃以为未可。”说明此次朝鲜确曾赠琉绵布万匹。这两条记载也印证了这件咨文的真实性。

这件咨文回顾了两国“世修聘问”、长期友好的历史，和自己继位后，琉球又“特遣信使，以讲旧好”的新的友谊篇章，对这次琉球又专门来咨问候起居，特别是上次仅和琉球来使偶然说起鹦鹉、孔雀等珍禽，而这次琉球国王就从外国购买送来，并送了书籍和酒等贵重礼物，表示连声感谢。为此，朝鲜国王列了一长串的礼物清单，送给琉球国王，表达谢意，并祝琉球国王永远安好。这份礼物，是明代琉球与朝鲜历次礼品往来中数量最为丰富、价值最为贵重的一份。仅礼品名称就有 67 种之多；其中仅绵布一种，数量就达 10 000 匹之巨，其

次像绵袖也达 2 000 匹,数量同样惊人。在所送的书籍中,内容也更丰富,共送各种书籍 35 种,每种 2 部,书籍中除佛教经籍外,还有道教经籍,儒家书籍,诗歌等文学书籍,书法等艺术书籍。这表明,朝鲜与琉球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不断扩大。特别其中有不少还是中国人撰写的书籍,著名的如《道德经》《东西铭》《真草千字文》《赤壁赋》《兰亭记》等,这表明,当时曾有一批中国书籍经过朝鲜而传入琉球。此前琉球赠送朝鲜的礼物中,也有书籍,虽未记载是什么书籍,但按当时琉球的印刷技术发展程度看,其赠送朝鲜的书籍应得自中国。这又是中国书籍经琉球而传入朝鲜的一个例证。可见当时琉球与朝鲜的文化交流中,也存在着中国元素。这是这件咨文所提供给我们的重要信息。因此,这件咨文对于研究明代中国文化在东北亚的传播路线、传播范围、传播内容等,都有重要的凭证作用。

12. 成化五年朝鲜国王李晓致琉球国咨。

《宝案》和《李朝实录》均未收录这件咨文。但《宝案》所收成化六年四月一日琉球国中山王尚德复朝鲜国王咨中,提到了这件咨文,称朝鲜“近因日本国商舶致书信并礼仪”,“审贤王起居益康”。可见,在成化六年之前,朝鲜国王曾派人随同日本国从朝鲜开往琉球的商船到琉球,向琉球国王尚德送了咨文书信并礼物,咨文中还通报了朝鲜国王的起居情况。朝鲜这次随咨赠送琉球的礼物一定不轻,所以,成化六年四月,琉球在回答时,也赠送了朝鲜以一份罕见的厚礼。这件咨文的时间现在缺少记载,但根据琉球回答的时间推算,这件咨文应在成化五年间。咨文不知由何人带交,但肯定是顺利送达琉球了,因而才有了下文介绍的琉球回答。

13. 成化六年四月一日琉球国中山王尚德复朝鲜国王咨。

“琉球国王尚德奉复朝鲜国王殿下:比蒙颁惠,敢不拜嘉。且审贤王起居益康,甚慰倾企。虽敝邦与贵国隔江汉之远,而聘献之礼未尝或辍。非王之不鄙于孤,能如是乎?”

近因日本国商舶致书信并礼仪,俱已收受,铭刻于心。兹因其归,顺遣新右卫门、尉平义重,聊致土仪,另申别幅,少酬厚贶之万一,笑留惟幸。更希顺序保啬。

右咨朝鲜国。

成化六年四月初一日。

别幅:阔绵布 2 匹,色线花布 2 匹,粧花□栏 2 匹,棋子花异色手巾 2 条,彩色丝手巾 2 条,绵布染花手巾 2 条,御砖阶长锦 2 匹,织金孔雀青缎 2 匹,黑骨折扇 20 把,犀角 6 个,象牙 4 条 100 斤,水牛角 20 个,孔雀尾翎 200 根,玻璃瓶 2 只,白地青花盘 20 个,白地青花碗 20 个,青盘 20 个,大青碗 50 个,小青碗 100 个,束香 50 斤,降真香 100 斤,檀香 50 斤,木香 20 斤,丁香 20 斤,肉豆蔻 20 斤,荜拨 20 斤,乌木 100 斤,苏木 200 斤,胡椒 200 斤,番锡 200 斤,大腰刀 2 把,鹦鹉 1 只,鸽子 1 只,白鸽 1 只,天竺酒 1 瓢。”(《宝案》第 2 册,第 581—582 页)

咨文首先通报已收到朝鲜送的礼物,并对朝鲜国王身体安康表示欣慰,认为两国虽然水道辽远,但仍能往来不断,完全是由于贵国不嫌弃我国的缘故。最后说明现聊备土产,请日本商人带交国王,以答谢赠礼。此次琉球送给朝鲜的礼物,也可以说是明代琉球赠送朝鲜礼物中品种最为丰富的一次。这一方面说明,这时琉球处于其历史上国力比较强盛的时期,另一方面也说明,琉球与朝鲜的交流和友谊也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这件咨文所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琉球这次收到的朝鲜咨文和礼物,是朝鲜让日

本国到达朝鲜的商船带给琉球的；而且琉球回复朝鲜的咨文和礼物，还是派新右卫门等人坐这艘日本商船带往朝鲜的。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日本商船在琉球与朝鲜外交中的媒介作用。

自此之后直到弘治十二年间，《李朝实录》还节录有琉、朝两国国王之间的咨文多件，但其使者皆非琉球人，其琉球咨文风格也与《宝案》所收琉球咨文风格有所不同，笔者颇觉其有可疑之处，故此皆不录。

14. 弘治十二年七月十七日琉球国中山王尚真致朝鲜国王咨。

“琉球国中山王尚真谨启，朝鲜国王殿下：伏以推诚结信，天理之共由；歃血要盟，人心之独得。第见贵国仁恩广被，德化弥弘。是以自先祖因建天禅寺，谓无经传，特差正使普须古、副使蔡璟等，赍捧咨文礼物，诣前求请《大藏尊经》全部到国外，每欲遣使，梯山航海前来，乃不谙水路阻隔，鳞鸿久旷，莫能诣前。近来鼎建兴国禅寺，思无经典，想怀之间，有日本客商船一只到国，仍特遣正使梁广、副使梁椿等，谨赍咨文并礼物，顺搭前捧献，求请《大藏尊经》全部。万望贤王，启山海之量，纳涓杓之诚，乞赐到国开讽，永镇国家，无任瞻仰之至。”

弘治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礼物：柳青龟胜团花锦1段，大红遍地金段2匹，金黄牡丹花段1匹，天竺上等五彩手巾1条，四番上号异样手巾1条，象牙2条，犀角6个，牛角4个，锡2000斤，苏木1000斤，胡椒1000斤，木香200斤，檀香200斤，丁香200斤，金结束腰刀2把，天竺白花酒1埕。”（《李朝实录》第13册，第535页）

此咨《宝案》未收录而仅收录于《李朝实录》。其燕山君六年，即弘治十三年十一月戊午条载：“琉球国王遣臣梁广、梁椿来聘。”同月丁卯条载：“琉球国使臣肃拜。其国王书云……”然后即全文收录了以上咨文。梁广此来，又请求朝鲜赠送一部《大藏经》给琉球。弘治十四年，梁广等人回国。可惜《李朝实录》未收录朝鲜国王的回咨，我们无法知道这次朝鲜是否向琉球赠送了《大藏经》。

15.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为敦邻好、酬厚恩事”致朝鲜国咨。

这件咨文，《宝案》和《李朝实录》中均未单独收录，但《宝案》所收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六日朝鲜国王“为敦邻好、酬厚恩事”致琉球国咨中，全文引录了这件咨文的主体内容，并说这件咨文是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由朝鲜赴北京的使臣闵汝庆等带回本国的。这件琉球咨文说：

“窃照海邦俱都禹跡（原文抄作“绩”，误），缅惟祖父继守封疆，讲信修睦，始终匪懈，深坚帝臣之戴，幸尾上国之尘。忝以幼冲，举署国事，日夜忧勤，乾乾惕若，莅恐弗堪。奈生同覆载（原文抄录作“戴”，误），地隔北南，虽无由会晤一堂，实驰思于肝膈。

为照上年，本国所差进贡官员，京师常遇贵国使臣，倾盖与语，备闻荷询人民、政事、土地、物产。归踵启知，足见重劳远念。此情此义，令人激切感佩。数岁乏船往来以通音信，而图报一念，须臾不忘。

及照万历十八年，本国所属太平山土官要宇等，率部众进运米布来国，被风飘到贵辖港地津隘。查审系是琉球人民，优恤甚厚，差官导送辽东，转诣京师。伏蒙钦差鸿胪寺序班护给应付，直至福建，顺搭贡船归国，复还故土。陈情宣布，录白厚恩，爱主及庶，微尽此矣。

与举国臣僚，惟勒碑刻铭，颂鑄功德而已。

兹岁贡期，特差正议大夫郑礼、使者马富多、通事蔡奎等，赍表赴京进贡。敝无琼具后开绢匹珍藏，恭托使者带回献上，以伸葑菲微诚。伏蕲贵国，祚绵山海，万世覩藩屏之固；寿齐冈岳，亿代仰瞻颐之尊。董翰衷曲，谨此箋中。万望照验鉴纳。”（《宝案》第2册，第521—522页）

这件咨文由于只节录了其中的主要内容，故有必要考证一下其写作及转交的时间。现引用内容中无写作时间，但写明此咨是交由本国赴京贡使郑礼等人的。查《宝案》载有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给本国赴京贡使“正议大夫一员郑礼”“使者一员马富多”“通事一员蔡奎”等人的执照（同上，第315—316页）。按琉球惯例，本国给贡使转交的咨文，也应与执照同时或在这前后，即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前后。按惯例，琉球贡使在当年下半年领到出使中国的有关外交文书后，应于次年春夏之间趁风汛到福建，再于年底前到达北京。也就是说，郑礼等人例应于万历二十二年底之前到京。明《神宗实录》卷279载，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己亥，明神宗“宴琉球国进贡使臣郑礼等如例”。又，十一月壬辰，“朝鲜陪臣闵汝庆等庆贺冬至毕还国，赏赉如例”。可见，琉球给朝鲜的这件咨文的写作时间应是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琉球使臣与朝鲜使臣在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间，曾同在北京，并分别接受过明神宗的宴请。那么，琉球使臣郑礼等在北京向朝鲜使臣闵汝庆等转交这件咨文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前。闵汝庆回国后又于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八日将琉球咨文交给朝鲜国王。

另外，根据咨文的写作时间可知，咨文的作者是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受者是朝鲜国王李昰。转交人是琉球赴京使臣郑礼和朝鲜赴京使臣闵汝庆。

这件咨文距上件咨文的时间已有近百年。在这近百年中，我们没有见到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而这件咨文则反映出这期间琉球和朝鲜的一些外交往来情况：

第一，万历十八年以前，琉球赴京使臣和朝鲜赴京使臣经常在北京相遇，并互相询问对方情况，回国后并报告本国国王。

第二，万历十八年，朝鲜曾救助了一批琉球的海上飘风难民，并转送中国，再由中国转送回琉球。此事《李朝实录》中有所记载：宣祖二十二年（明万历17年）戊辰，“琉球国商人30余名漂到珍岛，解送于中原，顺付冬至使之行”（第21册，第459页）。

第三，琉球接到回国难民后，便利用本国使臣赴京进贡之机，由执政世子专门写咨给朝鲜国王，并附送“绢匹珍藏”等礼物对朝鲜的上述举动表示感谢。这是目前所见有记载的琉球和朝鲜之间第一次通过使臣在中国交换的外交咨文。此后这便成为惯例，直到明末。

16.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朝鲜国王李昰“为敦邻好、酬厚恩事”致琉球国咨。

“朝鲜国王为敦邻好、酬厚恩事。敝邑距京师……（此间文字同于下件咨文中间部分，此从略）副以两色之币，何幸何幸！鄙忧无以宣导。

后开土物菲薄，用付进贺冬至令节陪臣朴东亮，赍到京师，遇有贵邦使臣，即与交送。惟幸万里相领外，所说顺时加爱。”（《李朝实录》第23册，第45页）

此咨节录于《李朝实录》。其宣祖二十九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八月甲寅条载：“移咨于琉球国，其文曰……”然后便节录了该咨文。根据下件咨文可知，此咨并未交到琉球使臣手中，故朝鲜于次年又次移咨琉球，且其咨文内容大半与此咨相同。